

<<剥皮行者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剥皮行者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3301480

10位ISBN编号：7513301484

出版时间：2011-1

出版时间：新星出版社

作者：（美）东尼·席勒曼

页数：210

字数：168000

译者：于婉青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剥皮行者>>

### 内容概要

纳瓦霍保留地接连发生三起命案。

凶手下手准确而残忍，现场线索极少。

副队长利普霍恩认为这三起命案的凶手均系一人，却苦于找不到证据。

经过调查，利普霍恩有了惊人的发现，这个发现直指纳瓦霍族所憎恨的一类人——剥皮行者。

他们与吸血鬼相似，嗜杀成性、凶残无情，且会施用恶毒的咒语。

面对他们，光凭聪慧头脑的利普霍恩能有几分胜算？

死里逃生的吉姆·契还能再次幸运逃脱吗？

## <<剥皮行者>>

### 作者简介

东尼·席勒曼，包揽爱伦·坡、阿加莎和安东尼三项推理作家终身成就奖，被誉为“印第安世界的推理大师”。

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，东尼·席勒曼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圣心市，幼年在当地的印第安子女寄宿学校接受教育，自小便嗜好读书。

席勒曼参加过

## &lt;&lt;剥皮行者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1 猫钻过纱门底下的小活板门时弄出了一些声响，虽然动静并不大，但已足够吵醒吉姆·契了。

契一直在半睡半醒之间挣扎着，床太窄，他连翻身都困难，只能逼仄地挤在那些金属管上——他的铁皮拖车就靠这些管子支撑着。

直到被彻底吵醒后，契才发现自己的整个胸部都被床单缠着，很不舒服。

他从床上爬起来，还沉浸在刚才那个烦人的梦里：他梦见自己在驱赶母亲的羊群，企图阻止它们越过某个危险的界线，结果自己被绳子缠住了。

或许契对那只猫的虑就是被这个令人不安的梦引发的：它是被什么东西追进来的吗？肯定是让猫害怕的东西，至少是让这只猫害怕的东西。

那个东西会不会对契也有危险？

不过，契很快就底清醒过来，并开始觉得高兴：玛丽·兰登就要从威斯康星回来了。她有一双蓝眼睛，身材苗条，是个非常迷人的姑娘。

只消再等几个晕期！

不过，吉姆。

契身上的纳瓦霍族血统又让他条件反射地把这个想法撇在一边：凡事都应有节制，晚点再去想这个让人高兴的事情吧。

现在他要考虑明天的事，哦，应该是今天，早就过了午夜了。

今天他得和杰伊·肯尼迪一块去抓一个叫罗斯福·比斯提的人，比斯提有杀人嫌疑——没准还是谋杀。

这活儿其实不难，可实在让人不愉快，因此契的念头再次转回到那只猫身上。

到底是什么把它追进屋里来的？

可能是只郊狼，或者……反正肯定是让那只猫感到害怕的东西。

这只猫大概是去年冬天出现的。

它在契的拖车屋东边的刺柏丛底下搭了个窝——用矮树枝、大石头和一只生锈的桶。逐渐成为契的一个非正式，还有点疑神疑鬼的小邻居。

春天的时候，每次下过大雪，契就把餐桌上吃剩的东西放到拖车外面，给那只猫吃。雪好不容易融化了，春旱又开始了，于是契用一个空咖啡罐装满水，放在拖车外面。不过这罐唾手可得的来源还吸引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动物，有时候它们甚至会把罐子打翻。

所以，在一个非常无聊的下午，契动手拆下拖车的门，在靠近下门框那里锯了一个和猫的身体差不多大的方形缺口，又用铰链和万能胶安了一个胶合板活动门。

他也是一时兴起，想看看那只总是小心翼翼的猫能不能学会用这个门。

如果它学得会，那它就有机会在田鼠的家里划出一块殖民地——那些田鼠已经把家搬进契的拖车里面了。

这样一来它的喝水问题也解决了。

不过契对自己这么做也有点忧心：这样做会干扰大自然的安排。

这只猫可以搬去山坡下面，在靠近圣胡安河的地方重新搭一个窝——那里从不缺水。

可现在契干预了整件事，他自己也被这种随之而来的依赖性给困住了。

开始的时候，契对那只猫的兴趣只是简单的好奇。

很明显，它曾经属于某个人。

虽然它现在瘦得皮包骨头，腹部有一道长长的疤，右腿上还秃了一小片，但它脖子上戴着项圈。而且尽管处境恶劣，却依然带着一副纯种猫的表情。

契曾经对一位开宠物店的女士这样形容它：黄褐色的毛，后腿很结实，圆脑袋，尖耳朵，看起来像只山猫。

而且和山猫一样，几乎没有尾巴。

## &lt;&lt;剥皮行者&gt;&gt;

那位女士告诉契，它一定是一只马恩岛猫。

“肯定是谁的宠物，人们总是带着宠物一起出来度假，”那位女士非常不满地说，“却从来不关心它们。

它们跑出车子，然后幸福生活就结束了。

”她问契能不能抓住那只猫把它带到宠物店来，“这样就会有人照顾它了。

”契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碰那只猫，所以一直没有动手。

作为非常传统的纳瓦霍人，他不愿意毫无缘由地去打扰一只动物的生活。

不过他也很好奇，这样一只被白人喂养出来的猫能在纳瓦霍族的世界里生存下去，并被重新唤起捕猎本能吗？

渐渐地，这种好奇转变成了淡淡的欣赏。

到了初夏时节，这只小动物已经从自己的伤疤上吸取了教训。

它不再试图去抓土拨鼠，转而把精力放在捕捉小啮齿动物和小鸟上。

它学会了如何躲避和逃跑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它学会了忍耐。

这只猫还学会了跑进契的拖车喝水，这对它来说大概比走一大段路去河边要强多了。

最开始的一个星期，它会趁契不在的时候用那个小活板门。

夏天过完一半的时候，即使契在家它也照样出入自如。

刚开始，它先很谨慎地蹲在门口的台阶上，等契不在大门附近时才肯钻进来。

它喝水的时候总是很紧张地盯着契，只要契稍微动一下，它就立刻闪电般地蹿出门去。

不过现在，八月份，那只猫已经对他视若无睹了。

在此之前，只有一种情况会让它在夜里跑进屋里——一群狗冲进了它在刺柏丛下面的窝里。

契环视了一下他的拖车屋，太黑了，看不到猫的踪影。

他把身上的床单推到一边，脚踩到地板上。

透过床边的纱窗，他注意到今晚的月亮很低，夜空被群星映得发亮，只在遥远的西北方向，还留着几片暴风雨后的残云。

契打了个呵欠，伸伸懒腰，走到水池边，双手在水龙头下面接了一捧温水喝了下去。

几个星期以来，这儿的空气中总是充满尘土的味道。

昨天临近傍晚的时候，暴风雨席卷了鲁查斯卡斯，但马上就转去了北边，越过犹他州边界进入了科罗拉多地区，因此船岩地区没有沾到一滴雨。

契又接了点儿水，洗了洗脸。

那只猫大概正躲在脚边那只垃圾桶的后面。

他又打了个呵欠，到底是什么东西把它吓得跑了进来呢？

几天前的确曾看到一只郊狼沿着河边跑去，那匹狼竟敢在离拖车屋这么近的地方捕猎，恐怕真的是饿了。

今晚外面没有狗，至少他没听见什么动静。

狗和狼不一样，它们的动静大，很容易就能听到。

可能就是郊狼，不然还能是什么呢？

契靠在水池边继续打着呵欠，心想还是回床上去吧，今天可不好过。

肯尼迪说会在早上八点来找他，而一个联邦特工是从来不会迟到的。

接着他们要开一段很长的路去鲁卡查卡斯，抓那个叫罗斯福·比斯提的人，问他为什么要用切肉刀杀死一个名叫杜盖·恩德斯尼的老人。

契从新墨西哥州大学一毕业，就成了一名纳瓦霍部落的警察，至今已有七年。

他很清楚，对于这个职业的某些方面，自己是永远都喜欢不起来的，尤其是同那些心理有病的人打交道的方式——那种方式只会让他们离正常状态越来越远。

联邦调查局处理比斯提这种人的办法是在审讯前先把 he 抓起来，然后以在保留地上杀人为罪名提起诉讼，最后把他关起来了事。

不过总体来说他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，契想，明天他得耐心一点。

他又回想起被派驻在皇冠点时的美好时光，玛丽·兰登在那里的小学教书。

## &lt;&lt;剥皮行者&gt;&gt;

玛丽·兰登总是在那里！

玛丽·兰登总是愿意倾听！

契放松了下来，有那么一会儿，他都想回床上去了。

透过纱窗，只能看到深色地平线上闪耀着的星星。

外面到底有什么？

是郊狼，还是那个害羞的女孩比诺？

紧接着，契想到一个和害羞的女孩刚好相反的人，那个暴躁女人。

对于暴躁女人和那次“比盖事件”的记忆使契露出一个有些怀念意味的愉快笑容。

暴躁女人的名字叫做伊尔玛·万萨特，是部落社区服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。

她像马鞍一样强硬，又像蛇一样狡猾。

契永远都：忘不了当他们得知从柏德沃特诊所抓来、并且已被押送到大半个保留地之外的人并不是比盖时，伊尔玛脸上的表情。

不过她现在已经死了，死在船岩地区以南很远的地方，不在契的辖区内。

对契来说，伊尔玛·万萨特被击毙这件事并没有对“比盖事件”给他带来的坏心情产生似乎应有的影响。

据说，根本无法确认到底是谁枪杀了这个女人，因为每个与她共事过的人在逻辑上都是嫌疑犯，他们都有充分的动机。

契觉得自己从没碰到过比她更讨厌的女人。

他伸了个懒腰，还是回到床上去吧。

突然间，他又想到那个“是郊狼把猫吓着了”的推论的另一种可能：可能是在特瑞萨·比诺营地里遇见的那个害羞的女孩。

在他和比诺夫妇以及他们的大女儿说话的时候，那姑娘就一直站在旁边等着，似乎想和他谈谈。

她有一种清瘦的美，有点忧郁，很像比诺家的女主人。

离开营地时，契注意到那个女孩上了一辆雪佛兰，后来契停在穹顶贸易站买可乐的时候，那辆雪佛兰也开了过来。

害羞的女孩把车停在离汽油泵相当远的地方（说明她并不需要加油），契发现她在观察他、等他。

不过，她最后还是开车走了。

.....

## &lt;&lt;剥皮行者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不过，吉姆·契身上的纳瓦霍族血统又让他条件反射地把这个想法撇在一边：凡事都应有节制，晚点再去想这个让人高兴的事情吧。

现在他要考虑明天的事，哦，应该是今天，早就过了午夜了。今天他得和杰伊·肯尼迪一块去抓一个叫罗斯福·比斯提的人，比斯提有杀人嫌疑——没准还是谋杀。

这活儿其实不难，可实在让人不愉快，因此契的念头再次转回到那只猫身上。到底是什么把它追进屋里来的？可能是只郊狼，或者……反正肯定是让那只猫感到害怕的东西。这只猫大概是去年冬天出现的。它在契的拖车屋东边的刺柏丛底下搭了个窝——用矮树枝、大石头和一只生锈的桶。逐渐成为契的一个非正式，还有点疑神疑鬼的小邻居。春天的时候，每次下过大雪，契就把餐桌上吃剩的东西放到拖车外面，给那只猫吃。雪好不容易融化了，春旱又开始了，于是契用一个空咖啡罐装满水，放在拖车外面。不过这罐唾手可得的来源还吸引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动物，有时候它们甚至会把罐子打翻。所以，在一个非常无聊的下午，契动手拆下拖车的门，在靠近下门框那里锯了一个和猫的身体差不多大的方形缺口，又用铰链和万能胶安了一个胶合板活动门。他也是——时兴起，想看看那只总是小心翼翼的猫能不能学会用这个门。如果它学得会，那它就有机会在田鼠的家里划出一块殖民地——那些田鼠已经把家搬进契的拖车里面了。这样一来它的喝水问题也解决了。不过契对自己这么做也有点忧心：这样做会干扰大自然的安排。这只猫可以搬去山坡下面，在靠近圣胡安河的地方重新搭一个窝——那里从不缺水。可现在契干预了整件事，他自己也被这种随之而来的依赖性给困住了。开始的时候，契对那只猫的兴趣只是简单的好奇。很明显，它曾经属于某个人。虽然它现在瘦得皮包骨头，腹部有一道长长的疤，右腿上还秃了一小片，但它脖子上戴着项圈。而且尽管处境恶劣，却依然带着一副纯种猫的表情。契曾经对一位开宠物店的女士这样形容它：黄褐色的毛，后腿很结实，圆脑袋，尖耳朵，看起来像只山猫。而且和山猫一样，几乎没有尾巴。那位女士告诉契，它一定是一只马恩岛猫。“肯定是谁的宠物，人们总是带着宠物一起出来度假，”那位女士非常不满地说，“却从来不关心它们。它们跑出车子，然后幸福生活就结束了。”她问契能不能抓住那只猫把它带到宠物店来，“这样就会有人照顾它了。”契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碰那只猫，所以一直没有动手。作为非常传统的纳瓦霍人，他不愿意毫无缘由地去打扰一只动物的生活。不过他也很好奇，这样一只被白人喂养出来的猫能在纳瓦霍族的世界里生存下去，并被重新唤起捕猎本能吗？渐渐地，这种好奇转变成了淡淡的欣赏。到了初夏时节，这只小动物已经从自己的伤疤上吸取了教训。它不再试图去抓土拨鼠，转而把精力放在捕捉小啮齿动物和小鸟上。它学会了如何躲避和逃跑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它学会了忍耐。这只猫还学会了跑进契的拖车喝水，这对它来说大概比走一大段路去河边要强多了。

## &lt;&lt;剥皮行者&gt;&gt;

最开始的一个星期，它会趁契不在的时候用那个小活板门。

夏天过完一半的时候，即使契在家它也照样出入自如。

刚开始，它先很谨慎地蹲在门口的台阶上，等契不在大门附近时才肯钻进来。

它喝水的时候总是很紧张地盯着契，只要契稍微动一下，它就立刻闪电般地蹿出门去。

不过现在，八月份，那只猫已经对他视若无睹了。

在此之前，只有一种情况会让它在夜里跑进屋里——一群狗冲进了它在刺柏丛下面的窝里。

契环视了一下他的拖车屋，太黑了，看不到猫的踪影。

他把身上的床单推到一边，脚踩到地板上。

透过床边的纱窗，他注意到今晚的月亮很低，夜空被群星映得发亮，只在遥远的西北方向，还留着几片暴风雨后的残云。

契打了个呵欠，伸伸懒腰，走到水池边，双手在水龙头下面接了一捧温水喝了下去。

几个星期以来，这儿的空气中总是充满尘土的味道。

昨天临近傍晚的时候，暴风雨席卷了鲁查斯卡斯，但马上就转去了=1匕边，越过犹他州边界进入了科罗拉多地区，因此船岩地区没有沾到一滴雨。

契又接了点儿水，洗了洗脸。

那只猫大概正躲在脚边那只垃圾桶的后面。

他又打了个呵欠，到底是什么东西把它吓得跑了进来呢？

几天前的确曾看到一只郊狼沿着河边跑去，那匹狼竟敢在离拖车屋这么近的地方捕猎，恐怕真的是饿了。

今晚外面没有狗，至少他没听见什么动静。

狗和狼不一样，它们的动静大，很容易就能听到。

可能就是郊狼，不然还能是什么呢？

契靠在水池边继续打着呵欠，心想还是回床上去吧，今天可不好过。

肯尼迪说会在早上八点来找他，而一个联邦特工是从来不会迟到的。

接着他们要开一段很长的路去鲁卡查卡斯，抓那个叫罗斯福·比斯提的人，问他为什么要用切肉刀杀死一个名叫杜盖-恩德斯尼的老人。

契从新墨西哥州大学一毕业，就成了一名纳瓦霍部落的警察，至今已有七年。

他很清楚，对于这个职业的某些方面，自己是永远都喜欢不起来的，尤其是同那些心理有病的人打交道的方式——那种方式只会让他们离正常状态越来越远。

联邦调查局处理比斯提这种人的办法是在审讯前先把他抓起来，然后以在保留地上杀人为罪名提起诉讼，最后把他关起来了事。

不过总体来说他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，契想，明天他得耐心一点。

他又回想起被派驻在皇冠点时的美好时光，玛丽·兰登在那里的小学教书。

玛丽·兰登总是在那里！

玛丽·兰登总是愿意倾听！

契放松了下来，有那么一会儿，他都想回床上去了。

透过纱窗，只能看到深色地平线上闪耀着的星星。

外面到底有什么？

是郊狼，还是那个害羞的女孩比诺？

紧接着，契想到一个和害羞的女孩刚好相反的人，那个暴躁女人。

对于暴躁女人和那次“比盖事件”的记忆使契露出一个有些怀念意味的愉快笑容。

暴躁女人的名字叫做伊尔玛·万萨特，是部落社区服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。

她像马鞍一样强硬，又像蛇一样狡猾。

契永远都忘不了当他们得知从柏德沃特诊所抓来、并且已被押送到大半个保留地之外的人并不是比盖时，伊尔玛脸上的表情。

不过她现在已经死了，死在船岩地区以南很远的地方，不在契的辖区内。

对契来说，伊尔玛·万萨特被击毙这件事并没有对“比盖事件”给他带来的坏心情产生似乎应有的

<<剥皮行者>>

影响。

据说，根本无法确认到底是谁枪杀了这个女人，因为每个与她共事过的人在逻辑上都是嫌疑犯，他们都有充分的动机。

契觉得自己从没碰到过比她更讨厌的女人。

他伸了个懒腰，还是回到床上去吧。

突然间，他又想到那个“是郊狼把猫吓着了”的推论的另一种可能：可能是在特瑞萨-比诺营地遇见的那个害羞的女孩。

在他和比诺夫妇以及他们的大女儿说话的时候，那姑娘就一直站在旁边等着，似乎想和他谈谈。

她有一种清瘦的美，有点忧郁，很像比诺家的女主人。

离开营地时，契注意到那个女孩上了一辆雪佛兰，后来契停在穹顶贸易站买可乐的时候，那辆雪佛兰也开了过来。

害羞的女孩把车停在离汽油泵相当远的地方（说明她并不需要加油），契发现她在观察他、等他。

不过，她最后还是开车走了。

P2-5

## <<剥皮行者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刺激的情节、生动的人物、另类的现场，侦探小说就该给读者这样的阅读体验，东尼·席勒曼再次做到了！

——《华盛顿邮报》

## <<剥皮行者>>

### 编辑推荐

西方传说中最难以驾驭的魔物，狼人家族中最凶残的成员比吸血鬼更加冷酷，它从魔幻世界里走来发誓要将人类赶尽杀绝。

《暮光之城》的吸血鬼只是温情的幻影，席勒曼笔下的剥皮者才是黑夜里的幽灵。

- 全美票选最受欢迎侦探小说家东尼·席勒曼系列作品
- 被译成32种语言全球销售1500万册
- 作品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

<<剥皮行者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